



山東快書

海上獵手魚雷艇

本社編

上海文艺出版社

〔山东快书〕

海上猎手鱼雷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五篇部队作者創作的曲艺作品。

“海上猎手魚雷艇”和“击沉敌舰‘中字号’”写解放軍海軍和炮兵在和蔣賊軍作战中，英勇頑強地歼灭敌人，取得輝煌战果；“張学礼的星期天”写一个解放軍战士积极練兵的故事；“智擒特务”写一个解放軍士兵赤手空拳，智勇擒住企图阴谋破坏国防工事的特务；“鋼水灌死美国狼”写出了解放軍在支援祖国建設中的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

山东快书

海上猎手魚雷艇

本社編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4号

市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书号 0212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張1 字数 21,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定价 (六) 0.09

目 次

海上猎手魚雷艇 (山东快书).....尹和云(1)

击沉敌舰“中字号” (山东快书).....張 斌(9)

張学礼的星期天(山东快书):.....李連智(13)

智擒特务 (山东琴书).....張 斌(21)

銅水灌死美国狼(对口表演唱).....
解放軍某部业余
演出队集体創作(28)
王 松 山 作 曲

海上猎手魚雷艇

〔山东快书〕

东海舰队 尹和云

閒言碎語不要講，
請順着我手指向前望：
只見那，阳光灿灿向海港照，
海港里人羣穿梭鬧嚷嚷；
水兵們正在敵前操演干的欢，
打手旗，把旗揚；
擦炮彈，机件装；
一个个油汗滿臉滿身淌。
忽听得一陣警报鳴鳴响，
又見碼头上奔来了艇隊長，
众水兵汗沒擦来油沒洗，
一步跨进战位上。
霎時間陣陣硝烟罩海港，
輪机的吼声震得海在搖，天在晃。
一声口哨象打了一个閃，
魚雷艇一条接着一條出了港。
艇队隊長本姓章，

身体魁梧肩膀寬，大大的眼睛方臉龐；
想当年他曾单艇独雷击沉蔣軍“錢塘号”，
“安全号”蔣艦也是他亲手埋的葬。
这时他头戴耳机手里拿着报話器，
他身边是操艇的一号艇长周振光。
他倆同时把海面細打量：
海上刮着五級大风四級浪。
忽然艇身一斜冲进浪窩，
巨浪象瀑布盖身上；
海水直往脖子里灌，
朝着脚心底刷刷淌；
章队长从臉上抹下一把水：
“气候很好，真是杀敌的好时光。”
他轉身命令水手长，
叫各艇对海面加强了望。
水手长倒豎濃眉圓睜眼，
望远鏡架在鼻梁上。
只看那远近一片灰茫茫，
不見船影只見浪；
只看到远远的三星島，
象一条黑線挂天旁；
黑線逐漸在扩大，
三个并排的小島已可看清爽。
他透过三星島朝前望，
鏡頭从南轉向北，
忽然精神一振身子朝前仰，

天边浪中滚出几个黑点点，
暗礁似的直飄蕩；
(白)“报告，右舷五度发现敌舰。”
章队长把敌情一判断，
心里早就有主張：
“敌舰往三星島运兵又送粮，
与敌島走了一个直航向，
如果快艇繞过敌島去攻击，
就等于給入網的魚兒打开網……
要吃龙肝下大海，
要穿虎皮把山上，
不入虎穴怎能得虎子，
小小三星島又能把我怎么样？”
他拿起发話器把命令下，
要各艇高速穿过火力網。
各艇一下把距离来撒开，
裹着浪花往前闖。
忽听得三星島上炮声起，
大炮小炮全用上，
机关枪、冲锋枪乱放一陣，
这一下可笑坏海上人民英雄将，
这个說：“咱打狗棒还没举起，
蔣賊兵就漏出了狼狽相。”
那个說：“蔣賊兵的脑袋一定藏在尾巴里，
咱在海面上走，他把破銅烂鉄尽往空中放。”
快艇眨眼行千里，

島上的敵人更發慌。

只見快艇的前後左右上和下，

水柱騰空起，呼嘯嘶嘶响。

艇長們將加速杆推到最頂端，

快艇是跨波跳浪猛闖火力網；

到了炮火最近點，

那黃皮子蔣軍慌慌張張的熊樣已在眼下望，

章隊長手指敵島高聲喊：

“槍炮手，射擊，

給我恨恨的打！”

好象一陣狂風過海面，

快艇上所有槍炮全打响，

那三個小島上一蓬蓬烟火全面開了花，

敵人的槍炮聲頓時稀了一大幫。

(白)打得好！

那敵軍艦發現迎面追來了魚雷艇，

早吓得失魂落魄賊胆喪，

掉轉艦頭拚命逃，

那顧得上運他的兵來送他糧。

敵艦本來一前一後沒命的逃，

突然間一東一西分兩廂。

那最大的敵艦不往“匪窩”跑，

却拐了一個岔航向。

章隊長見了敵情心里雪雪亮，

“嘿嘿”一笑暗聲罵開腔：

“狗崽子，做夢娶親光想好事，

到那兒就有你的‘好’下場。”

原來敵艦逃奔前面幾個無名島，

是個自然的避風港。

要是敵艦逃進這個“港”，

快艇收拾它就不便當。

章隊長的耳機話聲響：

(白)“報告，敵大艦向北規避，企圖靠亂石逃命，請求狙擊。”

請示的是二號艇楊艇長，

章隊長暗暗誇獎他判斷敵情的本領強。

章隊長把艇隊分為兩路，

一路向南猛追擊，他帶二號艇一撥艇頭轉了向；

只見一號二號快艇象根利箭脫了弦，

直往天邊跑得飛一樣。

那敵艦拚命逃往“避風港”，

滿以為打的好主張，

但是還未走下大半路，

發現荒島後面起白浪，

海面上飛着銀閃閃的兩对白翅膀。

(白)章隊長已經趕到了。

敵艦長一見後路又截斷，

腦袋瓜裏隆一聲響：

“轉航，全速，全速，轉航，快快快！”

他對傳聲筒瘋狗一樣的直嚷嚷。

他慌慌忙忙派了嘍囉獵潛艇，

想把咱快艇來阻擋。

章队长見三条敌艇来包圍，
还直往这边乱放枪。
楊艇长罵了声：“雪和尚居然玩起了火，
丧家狗竟敢来反抗。”
便一掉艇头猛加速，
对着敌艇打开了急冲鋒，好象猛虎下山崗。
敌潛艇一見来势太猛不可擋，
心里实在吓得慌，
三条敌艇东奔西竄逃狗命，
那里还顧他們的狗艤长。
这边章队长飞快接近敌艤，
敌艤上的賊兵乱了章程迷了向，
枪炮对着咱們快艇胡乱放，
子彈呼嘯海水揚。
这時間操艇的一号艇长周振光，
忽感到右臂一陣麻，絞痛刺心房，
一股股热血順着胳膊淌在舵輪上，
一霎时两眼难睜嘴难張，
身不由己的往右晃了晃；
章队长見艇长負了伤，
便去亲自操艇往上闖；
周艇长鋼牙一咬忙开腔：
“队长，你指揮要紧，
我，不妨事，一点小伤。”
他左手操舵駕得快艇跑，
用負重伤的右手把加速杆硬頂上。

快艇离敌舰只有八漈^①远，
转眼缩为六漈长，
敌舰上贼兵来去奔的忙，
快艇枪炮手顿时显力量；
六漈一霎成四漈，
鱼雷手早把信管推上膛。
四漈缩为二漈近，
可以看到驾驶台里的敌舰长。
怎么还不下令把雷放？
鱼雷手又是兴奋又紧张。
章队长，周艇长，
无比的怒火烧胸膛，
靠近，靠近，再靠近，
为了叫敌舰立刻见阎王。
眨眼进入一漈里程内，
只听队长一声喊：
“预备——放！”
两股烈火扑向前，
紧跟着“轰轰”两声塌天响，
敌舰顿时起大火，
肚皮上裂了两扇大天窗，
滚滚海水往里涌，
灌满底舱奔二舱；
舱里的贼兵全完蛋，

① 漈——海上计算射击里程的单位名称。

甲板上的賊兵昏的昏，伤的伤，碰的碰，撞的撞，
有的“扑通”“扑通”掉海洋；
駕駛台里那个敌舰长，
嘴巴歪到耳朵上，
早把密碼暗語全忘光，
拿着报話器喊救命，喊老蔣。
一顆炮彈咣叮咣，
炸得他脑袋象个破西瓜，
四脚朝天倒在鉄板上。
章队长下令撤出战斗，
忽听远处又是一声响：
这是第二队艇放了雷，
把另一条逃窜的敌舰打成重伤。
胜利追着胜利来，
英雄个个笑在臉上喜心房。
队长率領艇队返海港，
艇尾卷起一道道銀色浪。
白浪滔滔推向后，
只見那：“东字号”蔣舰只有半截桅杆露在海面上。
艇队一进港口減了速，
只听到欢呼的人声歌声如同陣陣霹靂震山崗。
这是魚雷艇海上歼敌一大段，
第二段等咱喘口气兒再接上。

击沉敌舰“中字号”

〔山东快书〕

解放军高射炮兵 張 斌

秋季里来金风凉，
福建前綫炮声响；
炮轰金門惩蒋匪，
为民雪恨本领强。

（白）为了惩罚蒋贼军对大陆的骚扰，我们人民解放军用炮火封锁金門，1958年8月24日，蒋介石卖国集团妄想作垂死挣扎，增兵金門。我人民炮兵和海军舰队立即以遮天盖日的炮火，飞向敌人，顿时，金門成了火海。諸君若要知道这场激烈的战斗的底細，且听我慢慢唱来：

金門島上蒋贼军，
越来越猖狂，
对我沿海滥轰炸，
和平人民遭灾殃。
解放军见了个个咬牙恨，
侦察了敌军驻地和弹药房；
炮口把目标瞄得准，
单等开炮命令响。

我且把解放歼敌暫不說，
先說那蔣賊一軍長。
他出身本是大地主，
49年挨揍逃到台灣更瘋狂。
这次奉命增援金門島，
妄想回到大陆刮財粮。
这一天，风和日丽天气好，
从台灣开出一溜軍艦在海上。
这軍艦就叫“中字号”，
造船的，本是蔣介石的干爹美国狼。
狗軍长坐在艦上渾身抖，
旁边还站着小老婆叫“留兰香”。
眼看快到金門島，
匪軍正准备在料罗灣內把岸上。
忽然間，只听见大炮裏裏响，
狗軍长不知搞的啥名堂。

(白)“李副官”，

“有。”

“这是干什么？”

“这个，哦，大概是金門在反攻……”

(唱)狗軍长准备說声“好”，

只听见：烏——“裏隆”一声响，

只見那，一发炮彈落在甲板上。

只炸得，死的死来伤的伤。

狗軍长一見傻了眼：

“解放軍炮裏金門把我打！

对，赶快命令金門司令部，
开炮掩护我进港。”
那曉得金門大炮剛开口，
就被我解放軍的炮火打得沒声响，
你看那，金門島上象火海，
蔣軍工事塔的塔来坍的坍，
一个彈藥庫着了火，
只听得連珠炮儿裏裏响，
有一队蔣軍正集合，
那曉得，一发炮彈打在正中央，
全部人員 40 个，
整整死伤 20 双。
狗軍长一見叫不好，心想：
“要上岸，岂不是一命見閻王！”
忙对副官下命令，
命令軍艦开足馬力回台灣。
“中字号”軍艦調轉头，
忽听“裏隆”“裏隆”两声响，
只裏得軍艦到处冒黑烟，
只裏得軍艦直搖晃。
狗軍长一脚沒站稳，
狗头撞在鉄柱上。
头上去了一层皮，
只撞得脑袋开花血直淌。
只見那，艦上士兵鬧嚷嚷，
爭夺救生圈儿在打仗。

“喂，这舰咋不动哪？
是不是军舰撞在礁石上。”
这时候，副官慌忙来报告，
吓得身子象筛糠：

(白)“报，报告，大，大事不——不好！”

“共产党派来鱼雷艇，
两发鱼雷打穿舱。
现在军舰往下沉……”
狗军长听罢吓得直叫娘：
“你，你快命令舰长来见我，
命令他立刻开回台湾港。
完成任务升三级，
完不成，叫他脑袋搬个场！”
副官正要去传令，
只见又是“轰轰”两声响，
只炸得军舰沉了大半截，
“中字号”只得去见海龙王。
这时候，太阳照得四海红，
人民海军高唱凯歌返了航，
这一仗，海陆大战金门岛，
打死打伤蒋军一大帮，
击沉击伤军舰各一艘，
显示了，解放台湾的力量无比坚强！

張学礼的星期天

〔山东快书〕

解放軍某部战士 李連智

說的是七月廿三，
月份牌是个星期天。
你說这天热不热，
寒暑表，
摄氏到了三十七度带点零；
华氏表到了九十九度三。
太阳似火当空照，
要把地皮都晒干。
直热的，社里的黄牛不吃草；
直热的，西邻的黑狗拉答着舌头把气喘。
直热的，小孩子哇哇的把娘叫，
直热的，孩子的媽忽答忽的把热风扇。

(白)怎么把热风扇？同志們，天到了最热的时候扇出来的风也是热的。

你如果洗着衣服随着晒，
这件洗好那件乾。
你別看天气那么热，